

美国恐怖小说之王 斯蒂芬·金 恐怖小说集

太阳狗

夜惊魂 斯蒂芬·金 著 黄国彬 译

STEPHEN KING

斯蒂芬·金的午夜禁语【午夜四时】

午夜四点，如果你还愿意接受本书的
最后折磨，打开不许后悔



夜惊魂

远方出版社

夜惊魂

斯蒂芬·金的午夜禁语：午夜四时

太阳狗

斯蒂芬·金/著 黄围彬/译

远方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志伟

封面设计：晓纽

斯蒂芬·金恐怖小说集

太阳狗

[美] 斯蒂芬·金 著 黄围彬 译

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呼和浩特市胶印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 9.5 字数：160 千字

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册

ISBN7-80595-186-5/I·107

定价：68.00 元 (全四册 本册 16.00 元)

在沙漠中，
我看到一只动物，裸体的、野蛮的，
它蹲踞在地上，
手中拿着它自己的心，
在吃着。

我说，“好吃吗，朋友？”
“苦苦的——苦苦的，”它回答；
“但我喜欢，
因为它是苦苦的，
因为它是我的心。”

——斯蒂芬·克伦

我要吻你，女孩，也要抱你，
我要在午夜时来，
做我所告诉你的所有事情。

——威尔逊·匹克特

真正的午夜（引言）

看啊——我们全都在这儿。我们又让情景重现了。我希望你在这儿有我一半的快乐。这样说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；既然说故事是我谋生的方法（也是让我自己清醒的方法），所以我就来讲这个故事。

今年年初时——我现在在写此书的时间是一九八九年七月——我看电视消磨午夜的时光，观赏“波士顿红袜队”与“米瓦基酿酒人队”的比赛。“酿酒人队”的罗宾·勇特走到本垒板，波士顿队的转播员开始惊叹：勇特仍然是三十岁出头。“有时我觉得好象罗宾曾帮亚布纳·达伯德划妥最先的那一次边线，”尼德·马丁说，同时勇特走进打击区，面对投手罗杰·克利孟斯。

“是啊，”乔伊·卡斯提格利表示同意。“他高中一毕业就到‘酿酒人队’，我想——自从一九七四年以后，他就一直效劳他们。”

我很快坐起来，一罐百事可乐几乎溅满一身。等一会！

我在心中想着。等一会！我是在一九七四年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！那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！怎么这个小子曾帮亚布纳·达伯德划妥最先的那一次边线！

然后，我想到：每个人都会知觉到“时间过得真快”——这个主题不断在这篇引言之后的故事中出现——但这种知觉是相当因人而异的。真的，一九七四年春天《嘉莉》一书的出版（事实上，此书出版后的两天，棒球季节开始，一个名叫罗宾·勇特的青少年为“米瓦基酿酒人队”打他的第一场球”，在主观上我并不觉得象是很久以前——事实上只是别过头迅速看一眼——但是计算岁月有其他方法，其中一些方法会告诉我们说：十五年很可能是一段很长的时间，真的。

一九七四年时，杰雷德·福特当总统，而伊朗国王巴勒维仍然统治着伊朗。约翰·蓝侬还活着，猫王艾维斯·普里斯莱也活着。唐尼·奥斯蒙与他的弟弟妹妹们正声地高唱着。录影机已经发明了，但是只有一些试验市场才买得到。消息灵通人士预测：等到录影机变得普遍时，“新力”的小片Beta机种会很快把对手大片VHS机种击垮。虽然人们已想到：不久就可以租看通俗电影了，就象一度在重要图书馆租阅通俗小说一样，但是这种想法仍然是远景。汽油的价格已

经攀升到不可想象的高度：普通汽油一加仑四角八分，无铅汽油一加仑五角五分。

初生的白发还没有在我头上出现，初生的白胡须也还没有出现。现在是大二学生的我女儿，当时是四岁。我的大儿子现在比我高，弹蓝调竖琴，炫耀一头披肩的桑米·哈格尔浓发，但在当时却才刚升到穿运动裤的阶段。我的小儿儿子现在在少棒队中当投手及一垒手，但在当时却离诞生还有三年的时间。

时间具有这种有趣、可塑的特性；凡是会去的，都会再来。当你坐上巴士时，你认为巴士不会载你到很远的地方——也许驶过城镇，不会更远了——忽然之间，我的老天！你却在横越下一个大陆的半途中！你认为这个隐喻有点天真吗？我也这样认为；管它的，就是这么回事：不要紧的。时间的基本之谜是那么地完美，甚至我刚才所说的那些无趣的话，也透露一种奇异而有冲击性的回响。

在那些年之间，有一件事并没有改变——这是为何我（以及可能罗宾·勇特）时常认为时间完全不曾消失的主要原因。我仍然在做同样的事情：写故事。这件事情仍然相当广阔，仍然是我所喜爱的事情。哦，请不要误会我——我爱我的妻子，我爱我的孩子，但发现这些特殊的“边路”，仍然

令人愉快——发现这些“边路”，走上这些“边路”，看看谁生活在那儿，看看他们在做什么，在为谁而做，甚至，为何而做。我仍然喜爱其奇异性，喜爱那些极美的时刻：景象变得清晰，事件开始定型。故事总是有一个尾巴。野兽动作快速，我有时没有抓到，但是当我确实抓到时，我就紧抓不放……感觉真好。

当此书于1990年出版时，我从事小说的行业将达十六年。在这段岁月的半途中，在我成为美国文坛怪杰——我现在仍然不完全知道是何以致此的——很久之后，我出版了一本书，名叫《不同的季节》。此书收集了以前未曾出版的四部中篇小说，其中三篇并非恐怖小说。出版商很高兴地接受这本书，但是我认为他心理上也有一些保留。我知道自己在心理上也有一些保留。事实证明，我们两人都不必担心。有时，一位作家会出版一本天生走运的书，而《不同的季节》对我而言就是如此。

其中一篇故事“尸体”改篇成电影（“站在我身边”），很卖座……是自从“嘉莉”这部电影以来，改编自我的作品的第一部真正成功的电影（“嘉利”这部电影出现的年代，要回溯到亚布纳·达伯德和“你知道是谁”划妥那些边线的时候）。制作“站在我身边”这部影片的罗伯·伦纳，是我所

曾遇到过的最勇敢制片家，我很荣幸与他合作。我也很高兴指出：伦纳在“站在我身边”这部影片获得成功后的公司就是“城堡制片公司”……我的很多长期读者会很熟悉这个名字。

批评家们大体而言也喜欢《不同的季节》一书。几乎所有的批评家都要苛评其中一部中篇小说，但由于每位批评家都选择其中一篇不同的故事来批评，所以我认为自己可以泰然不顾……而我实际上也是如此。一个人并不是经常可能表现这种行为的；批评其中的〈克丽丝汀〉这一篇的大部分批评家，都认为，这一篇确实是差劲的作品，于是我就勉强地认定：这篇作品也许不象我所希望的那样好（然而，我还是继续赚进版税）。我知道，有些作家宣称不去读批评家对他们的作品的评论，或者就是读了，也不会因为恶评而伤心，并且我确实很相信两位这样的作家。我是属于另一种类的作家——我非常在意恶评的可能性，并且一旦有恶证出现，我就会为之深思不已。但是这些恶评并不会令我长时间感到沮丧；我只是解决掉故事中的一些孩童和老年妇女，然后我又稳如泰山了。

最重要的是，读者喜欢《不同的季节》一书。我不记得那时有读者写信来责备我，说我写了“非恐怖”小说。事实

上，大部分读者都想告诉我说：其中一篇故事在某方面鼓舞他们的情绪，让他们思考，让我们感觉；这些来信，在那些日子里是真正的回报（来信有很多），因为当时难得写出几个字，而灵感似乎很单薄，或者甚至不存在。愿上帝祝福并保有“忠贞的读者”；嘴巴能够讲话，但是，除非有同情的耳朵来倾听，不然就没有故事了。

1982年，对了。那年“米瓦基酿酒人队”赢得他们唯一的美国联盟锦标，领导球队的人是——对了，你猜到了——罗宾·勇特。勇特那年的打击率是三成三一，击出二十九支全垒打，被选为“美国联盟最有价值球员。”

那一年对我们两个“老家伙”而言都是美好的一年。

《不同的季节》并不是计划中的一本书；此书只是在偶然的机会中完成。其中的四篇故事是在五年的期间继续写成——以短篇小说的形式出版嫌太长，自成一书又太短。就象投手投了一场无安打的比赛，或者打击手打了一个“大满贯”（在同一场比赛中打了一垒打、二垒打、三垒打以及全垒打），此书并非是一种奇妙技艺，只是一种统计方面的异数。我很高兴它获得成功，为人所接受，但是，当手稿终于交给“维京出版公司”时，我也有一种很明显的遗憾感觉。我知道作品很好；我也知道；也许一生再也不会出版另一本

完全同样的书。

如果你期望我说，嗯，我错了，我必须让你失望。你現在拿着的这本书十分不同于较早期的作品。《不同的季节》包括三篇“主流”故事，以及一篇超自然故事；而现在这本书的四个故事则全是恐怖故事。这四篇故事大体而言都比《不同的季节》中的故事稍微长一点，并且大部分是在，人们认为我已退休的两年之间写成。也许，它们之所以不同，是因为创造的心智已转向——至少暂时地——转向较阴沉的题材。

所谓较阴沉的题材，是指，例如，时间及其对人心可能具有的腐蚀性作用；包括过去的时光，以及过去的时光投在现在的时光上的阴影——而在阴影中，不愉快的事物会成长，而更加不愉快的事物会隐藏……恶化。

然而，我所关心的事物并没有完全改变；我大部分的信念只是变得更加强烈。我仍然相信人心的弹性，以及爱的基本正确性；我仍然相信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可以促成的，而压抑我们的那种精神有时也具有感到的力量。我仍然相信：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其代价高得可怕……我仍然相信：所获得的回报远超过必须付的代价。我想，我仍然相信保守主义者的来临，相信可以发现立足的地方……护卫那个

地方，死而后已。我所关心的这些事物，以及我的这些信念，是老式的，但是，如果我不承认自己仍然拥有我，那么我就是在说谎了。

我也仍然喜爱好故事。我喜爱听好故事，我喜爱说好故事。你也许知道（或关心）也许不知道（或不关心）：出版商付给我很多钱来出版这本书，以及接下来的两本，但是如果你确实知道或关心，那么你也应该知道：我写出这本书之中的故事并没有获得一分钱。象其他自然发生的事情一样，写作的行为是超越货币的。金币是人们所能拥有的美妙东西，但是谈到创作，最好是不要太想及金钱，不然就会使得整个过程窒碍难行。

我想，我说故事的方式也稍微改变了（我希望是有所进步，但是这当然是每位读者应该以及将会自己判断的事情），然而这只是期望而已。当“酿酒人队”赢得1982年的锦标时，罗宾·勇特是游击手。现在他是守中外野。我认为，这意味着，他的速度稍微缓慢了……但他仍然接得到击往他的方向的每个球。

我将会是如此。这样将是很不错的。

由于很多读者似乎很好奇，想知道故事来自何处，或者，他们不知道故事是否适合作家所可能追求的较广阔架

构，所以我在每篇故事之前都加上一则短短的说明，交代故事是如何写成的。你可能对于这些说明觉得有趣，但是如果你不想读的话，也不必读；感谢上帝，这并不是学校作业，以后也不会有小考。

让我最后再说：感觉多么好啊，能够在这儿，活得好好的，再度跟你谈话……感觉多么好啊，知道你还在，活得好好的，等着要我带你去某一个地方——在那个地方，也许墙有眼睛，树有耳朵，某种真正不愉快的事物正要离开阁楼，下楼去，到人们所在的地方。那种事情仍然使我感兴趣……但我现在认为，那些可能或不可能倾听这种事情的人更使我感兴趣。

在我结束之前，我应该告诉你：那场棒球赛的结果。“酿酒人队”最后击败了“红袜队”。“红袜队”的投手克利孟斯在罗宾·勇特第一次打击时三振了他……但从第二次以后，勇特（他曾帮亚布纳·达伯德划妥最先的那一次边线——根据尼德·马丁的说法）击出两只飞越“绿怪”棒球场的左外野全垒打。

罗宾还没有结束打球的生涯，我想。

我也是。

缅因州，班果尔
一九八九年七月

斯蒂芬·金的午夜禁语：午夜四时

太阳狗

午夜四时

——《太阳狗》前言	(13)
第 一 章	(21)
第 二 章	(37)
第 三 章	(71)
第 四 章	(79)
第 五 章	(87)
第 六 章	(105)
第 七 章	(145)
第 八 章	(149)
第 九 章	(151)
第 十 章	(201)
第 十 一 章	(207)

第十二章	(215)
第十三章	(221)
第十四章	(229)
第十五章	(243)
第十六章	(247)
第十七章	(257)
第十八章	(265)
第十九章	(269)
第二十章	(273)
第二十一章	(275)
第二十二章	(281)
第二十三章	(285)
第二十四章	(295)
收 场 白	(299)

午夜四时

——〈太阳狗〉前言

时而有人会问我，“斯蒂芬，你什么时候才会厌倦这种恐怖题材，写些严肃的东西呢？”

我总是认为，这个问题所隐含的侮辱意味是偶发的，但是，随着岁月的消失，我越来越相信，这种侮辱并不是偶发的。我注视那些提出这个特别问题的人的脸孔，你知道，其中大部分人看起来都像投弹手，等待着看看他们最后的一连串炸弹是没有命中目标呢？还是完全击中所瞄准的工厂或军需品？

事实上，几乎我所写的所有题材——包括很多有趣的题材——都是以严肃的心情写成。我很少记得自己曾坐在打字机旁，对着自己所打出的某种狂野和疯狂的内容笑个不停。我从来就不要成为雷诺兹·普莱斯或雷利·渥以渥德——我没有这种本事——但是并不意味着我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不表深切的关注。然而，我必须写出我所能写出的东西——如同